

我经常在不同的点心摊点买早点或吃早点,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:那就是“换着吃”。

尽管很多时候,摊店的主人们会简单地用自己经营的食物充饥,比如做大饼的,随手拿起一个大饼边啃边继续工作;卖点心的伙计,自己下一点面,加一点喜欢的浇头充作早餐。但是,更多的时候,他们并不是吃自己摊点食物,而是“换着吃”别人家的东西。做大饼油条的,吃的是牛肉煎包;摊煎饼的,吃的是沙县馄饨;做牛肉拉面的小伙,吃的是葱油饼;而面店的老板娘,则喝着豆浆,吃着大饼油条……

看到这样的情景,我常常哑然失笑。“换着吃”,其实蕴涵着一个简单朴素的公平原则——以自己的

换着吃

周伟民

劳动成果,换取别人的劳动成果。

市场的交换,照理应该是公平的,而且,从开始的时候,也确实是公平的。但是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慢慢地,就变味了。市场,常常会偏离了“换着吃”的公平原则!

君不见,资本的逐利本性,让部分不法商人、企业主,偷工减料、炮制出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,严重的甚至导致食物中毒、房屋倒塌、桥梁断裂等重大安全事故!这些违法者在金钱的面前迷失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,那就是“换着吃”的道理:我们

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,其实都是离不开别人的劳动成果;你用劣质的东西来欺骗和糊弄别人,那么你必然也会受到别人的欺骗和糊弄。你使用瘦肉精,很可能就在你吃的肉包子里存在;你加的三聚氰胺,也许就在你自己喝的牛奶里回到你自己的身体里!如果,整个社会都陷入这样的怪圈,我们将如何安全健康地生存?

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、健全的、法律的、道德的社会环境,需要一个严格的、有力的社会监管体系,政府的责任当然无可替代。同时,我们应该牢记这条朴素的真理:“我为人人,人人人为我!”



“传国玉玺”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王玉至尊,代表着王权用玉的最高等级。公元前221年,秦皇嬴政横扫六合,统一天下,遂制玉玺一枚,方四寸,螭兽纽。由丞相李斯书写,玉工孙寿刻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八字于其上。

秦始皇制“传国玉玺”有两个目的:一是表明他是皇权神授的真命天子;二是希将此玺作为镇国之宝在秦家王朝千秋万代地传下去。孰料天命难违,公元前206年10月,刘邦率军入咸阳,秦始皇之孙子婴跪捧玉玺投降,“传国玉玺”在秦家只传了两代,便易他主。

“传国玉玺”寓意“天命所归”,没有天命是不能当皇帝的,当了皇帝没有“传国玉玺”似乎也是不“正宗”的。此后历代王朝为争夺和寻找“传国玉玺”演绎了许多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的传奇故事,有的见于史料,有的见于传说,意见纷纭,扑朔迷离。归纳起来大抵有四大谜点。

玉质之谜。
“传国玉玺”用的何种玉材?一说是用和氏璧雕琢的。五代杜光庭《录异记》曰:荆山玉“卞和得之献楚王,后人赵献秦,始皇一统,琢为受命之玺,李斯小篆其文,历世传之。”现在不少书籍资料还是沿用此观点。《蓝田县志》和唐《玉玺谱》中另有一说,玉玺用玉采于秦都咸阳以北数十里的蓝田玉矿,属辉石类,摩氏4度,是我国传统的玉材。如今学界大多认为和氏璧与“传国玉玺”之间没有联系,因此不排除用蓝田玉制玺的可能。

残缺之谜。
刘邦建西汉,将此玺奉为汉传国宝,藏于长乐宫,以期代代相传。公元前1年,汉哀帝死,幼帝登基。“传国玉玺”由皇太后掌管。不久外戚王莽篡位,派人逼皇太后交出玉玺。皇太后大骂来人,气得“投壶殿阶,螭角微玷”。王莽只好令人将残缺部位用黄金镶补。另一说皇太后再发火也不会掷“传国玉玺”,其掷的是当时另要索讨的“皇后之玺”。

勒刻之谜。
既然“传国玉玺”是王权的象征,拥有者总设法留下自己的痕迹。公元220年,汉献帝被逼“禅让”,曹丕建魏,使人在其肩部刻隶字“大魏受汉传国玺”,企图掩盖“篡位”之实。公元329年,后赵石勒灭前赵,得玉玺,令人在右侧加刻“天命石氏”。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无其他不同说法,如果玉玺真的有这么“痣”,定会给寻找、鉴定带来很大帮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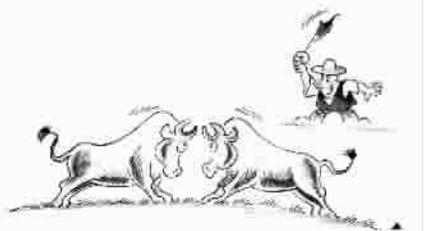
下落之谜。
现有两种说法较多:一说公元937年元月,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变,带契丹军破洛阳,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“传国玉玺”登玄武楼自焚,玉玺从此不知去向。但有人从自焚灰烬中找出,结果连块残石都未发现。《元史》中有另一说,“传国玉玺”曾在元初重新出现,至正二十八年(公元1368年)元顺帝兵败退出大都时将大批珠宝连同玉玺一起带走,于漠北消失。

“传国玉玺”在历史上时隐时现,屢次易主,颠沛流离了1600余年。明代以后再也未见踪影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时大憾“少传国玺”。此后几百年间,“传国玉玺”多次真真假假地出现,最终被一一否定。1924年末代皇帝被驱出清宫时,冯玉祥派人入室寻找,也一无所获。这几年网上有传2004年中国留学生于莫斯科一市场里,从几位蒙古人手里购得一方旧玉玺,上有鸟虫篆,极似“传国玉玺”。据说还经过科学检测,年代也到。笔者看了图片大笑:“开门的假!”

难道“传国玉玺”真的失落茫茫历史的烟云里了,抑或是静静地躺在神州大地的某个角落等待人们的到来。我们千万次地呼唤,就像母亲在人海中寻找走失的孩子。王玉至尊的“传国玉玺”你在哪里?你是东方一个爱玉民族心中永远的牵挂!

和为贵

夏瑞中



那天,老战友老吴来电话,说了五十多分钟,全是关于他儿子的事。

老吴说:他儿子四十来岁了,还没有成家,连个对象也没有。前几年帮他介绍的人还不少,现在连介绍人也难觅了。不是他挑三拣四看不上人家,而是人家看不上他,瞧不起他。主要是嫌他玩物丧志,不务正业,不是一个能好好过日子的人。老吴说,为这事他老两口伤透了脑筋,日子过得一点不舒坦,整日愁眉苦脸、长吁短叹的。

老吴晚婚,三十多岁得了这个儿子,两口子把他当成掌上明珠,风吹都怕他肉疼,百般呵护。吃的喝的穿的玩的全都满足他的要求,把他宠成家中的小皇帝。结果,他读书不认真,知识不长进。虽然通过关系搞到了大专文凭,安排过几次工作,但都因为不守规矩、自由散漫、吊儿郎当而被辞退或开除。他不仅不以为耻,反以

为荣,说:“他们不让我干,我还不干呢!谁怕谁呀?人生在世,吃喝玩乐,不上那个屁班,我照样活得开心!”

老吴说:他儿子玩物丧志,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。一是玩宠物。养了

宠是害

周德棠

一条像北极熊似的狗,经常在街上晃悠悠,路人见了这庞然大物都躲着它走。狗要吃,要洗,还要化妆治病,每月要花去一大笔钱。他母亲心疼地说:“儿子,老媽的一点养老金都花在这狗身上了。你只疼这条狗,不疼你的妈,像妈的儿子吗?”他对他妈说:“老爸是军休干部,养老金多,你可以向他要,不要白不要。”他妈听了,眼泪往肚子里流。二是玩牌。不看书,不阅报,天天上棋牌室。不说输赢,就是座位费、茶水费、水果费,每月

夜幕降临时,我们来到同里古镇。眼前,不见了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群,更没有了声声叫卖的嘈杂,安静取代了喧嚣,显露出古镇的几分本色。就连收门票处的木栅栏也洞开着,检票员和售票人没了踪影,人人可以大大方方免费进出。

我们全家信步走到古镇的景区中心,只见横卧着太平、吉利几座著名石桥的小河畔,一字排开的夜排档开张了。这是古镇夜幕里的一道风景。

河畔的栏杆边,垂柳的柳丝在微风里轻轻飘动,枝上挂着的一只只红灯笼,倒映在水里,放眼望去,如系着的长长一串珍珠,连绵不断,煞是好看。而从河边居宅灶头里飘出的菜肴香味,一阵阵扑鼻而来。不要说我们饿着肚子来吃夜排档的,即便走过路过的游客,看到这个环境,闻到这股香

味,都会坐下来,叫个三五只菜,美美小酌几盅。

我们在桥堍边的一家夜排档里坐了下来。这是一对中年夫妻经营的,河两岸都是他家的桌子。大师傅在厨房里烧好后,如果是对岸桌子的,他们就用托盘捧着过桥,因为生意兴隆,夫妻俩上起菜来,在桥上跑上跑下,犹如跑马灯,情趣盎然。

同里古镇是水乡,周边尽是河湾,尤其紧靠浩瀚的太湖,所以菜肴以河鲜著称。这里的老板很实在,他会把鲜蹦活跳的虾和鱼拿到你面前,让你过眼并上秤。我们要了太湖三白——清蒸白鱼、盐水白米虾和面条鱼跑蛋,还有葱爆螺蛳、绍兴臭豆腐,再加上老板娘特别推荐的土鸡煨汤和河虾饼。由于新鲜的缘故,这里的菜

15年前,我在瑞典参观了米勒斯雕塑公园;今年夏天,在挪威欣赏了维格兰雕塑公园。米勒斯与维格兰都是北欧的雕塑大师,但其笔下的题材与风格却截然不同。

维格兰雕塑公园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西北角,占地50公顷,公园名字是以挪威著名雕塑大师古斯塔夫·维格兰的名字命名的。

一进园内,便见繁花似锦,绿茵如毯。园内共有192座裸体雕塑,共计650人物雕像。这些雕像分别由铜、铁和花岗岩为材料。是维格兰20年心血的结晶。

公园正中有一条长850米的中轴线,浮雕与各组雕像均分布在中轴线两侧,中轴线上则是石桥、喷泉、圆台阶与生死柱。雕塑家通过其作品集中表达了一个中心主题——人的生与死。

人的生与死,是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。首先让我们见到的婴儿浮雕,然后是可爱的童年,青春洋溢的少年,努力向上的青年,踌躇满志的中年和留下无限回忆的晚年,直至人类的终结——死亡。

有意思的是,维格兰通过一组四幅雕像生动表现了童年的天真活泼,青年人的思想奔放,中年则遭遇了劳累艰苦,乃至垂暮临终的老年人,形象地展示了人的一生的

值得玩味的是,维格兰表现的艺术典型相当生活化,比如孩子们在捉迷藏,少年们在玩耍,青年男女在窃窃私语,老人们在熬度暮年……我们环绕一周,正好看到30座雕像,从婴儿出生到死亡球塔。维格兰还在雕塑作品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,比如在一些西方男人眼中,干家务事是女人的事,由此引起夫妻矛盾,于

也要好几千元。没钱了就向老吴要,不给就板面孔,摔东西。三是玩网吧。晚上棋牌室关门了,他就去网吧“上班”,一玩就是大半夜,一个月不知要花多少钱。

老吴说到这里,声音哽咽了:“我们老两口省吃俭用,那点养老金全让他挥霍了。我真是前世不修今世落难啊!”

听老战友“痛说家事”,我只能说些宽慰他的话。

搁下电话,我心里难受。老吴在部队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,本可安享晚年,却毁在浪荡儿子的身上。有一句话我没直接对他说,那就是:严是爱,宠是害”。教训啊!



是他精心雕塑了一个嚎啕大哭的小男孩的雕塑,他摇动手臂在寻找父母之爱。

在雕塑公园中,有121座男女浮雕,生动展示了男人的力度与女人的柔美,也显示了雕塑艺术特有的技巧。并通过雕像的形体动作、面部表情和他们的眼神期待,流露出内心的呐喊与希冀。

喷水池周围的铺道,以黑白花岗岩拼成马赛克式的图案,仿佛是颇有趣味的迷宫图。喷水池背后的小山丘上有座高塔,由上而下,有众多男女老少雕像,是园内最为精致的雕刻作品,据导游介绍,这些作品作者花了很多年才完成。

古斯塔夫·维格兰的雕塑艺术,不仅属于挪威,他也是世界雕塑史上著名雕塑大师。他出生于农家,父亲是木匠,由于家庭贫寒,他15岁丧父后就挑起家庭重担,在挣钱养家时,他利用业余时间苦学雕刻艺术,20岁就在国家艺术馆展出了他第一件作品。后来受罗丹人体雕塑艺术的影响,他开始通过作品来解读生命的伟大与尊严。同时揭示人类命运的无奈与痛苦。这终于使他的作品成为北欧人的骄傲。

当地人又把维格兰公园,称为奥斯陆公园。因为这个雕塑艺术公园一年四季都是游客不断,它不仅属于维格兰个人的,而且属于挪威人民与奥斯陆市民共同拥有的。

如果说米勒斯雕塑发挥了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,擅长表现喷泉雕塑为主的公共性雕塑艺术;那么维格兰的雕塑艺术则着重于写实,表现平民男女的喜怒哀乐,表现人从生到死的过程。我以为,后者的雕塑更注重人的生活细节,主题更具生活的哲理。

跨进车厢我赶紧往里走。这辆由郊区开往市中心的地铁不是起点站,根本坐不到位子,人老了,两腿乏力,寻到车厢壁倚一下也可省却一半力道。

我刚在车门边站定,紧跟着上来位与我差不多年纪的白头翁,背了只黑色的人造革包。他一站定就拉开包的拉链。奇了,包内露出4根钢管,只见他两手左右一拉,刹那间这包就变成了四条腿的人造革面凳子。他坐定,背靠车厢壁上舒适地呼了口气,友善地朝我笑笑。

我佩服老人的创意,这站立之苦岂不当即就省却了吗?老人看到我盯着他的杰作看,主动邀请我坐下试试:“我自己做的。每星期要上两次老年大学,这站功可吃不消。”我一坐,嗨,还真没说的。坐下蛮稳的,竟面的人造革也蛮软实,这自带的加座可一点也不比正式座位差呀!

老人有些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膀:“老兄弟,这年头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,求人不如求己。”他的话唤起我的同感。说实话,这年头,地铁车厢常常一座难求,有些青年人闭目养神、玩弄手机,根本熟视无睹身边站立的老人。现今社会上老年人口越来越多,而且居住地也向郊区扩散,老年人的出行是越来越困难、越来越吃力了。车厢里设立有爱心专座,虽然标志醒目,也有广播“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”,但常口惠而实不至。想想也难怪,现在的这些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,从小被大人们宠爱惯了……唉!

我和老人攀谈起来。我建议老哥为自己的杰作申请专利并寻觅厂家投入生产。假如有一天这种折叠凳在市场上闪亮登场,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购买。

排档后面还有个古戏台,我们虽然看不到那里上演着什么戏文,但好听的锡剧调头和观众不时时的喝彩声,却清晰地飘入我们的耳朵……

这时,我们桌前来了一位女子,四十来岁,抹着口红胭脂,一身蓝印花布,肚子上围着一个红兜兜,不用说,这是当地最本色的打扮。她拿着本子,让我们点唱。我们问她能唱什么,她笑着说,流行的、地方的,什么都能唱。我们说,打老远的城里赶来,不是找时髦,于是让她拣几只本地的古老小曲唱来。尽管我们听不懂唱的内容,但那糯糯的吴语,婉转的调头,她一开口,就有一股浓郁的乡土芬芳。我们听着小曲,品着美食,谈着家常,犹如置身在一幅江南的风俗画中了……



发明「加座」

张圣禄